



寻忆石埕巷

■ 罗炳崇（福建）

巷子是一座城市的毛细血管，总不经意地蛰伏在某个角落，悄无声息地滋养着一城烟火。巷子亦是时间的记录者，城市的风雨起落，都在它身上刻下印痕，沉淀着岁月独有的温情与厚重。

漫步岩城繁华的九一路，不经意一个转角，便踏进石埕巷里，仿佛从市井的喧嚣，一步跌入幽远古老的史册。明代的石埕巷，本由一条东西走向的主巷与若干支巷纵横交织，四通八达，几许繁华。如今，旧时巷陌已被现代楼宇与路网切割，唯余一条曲折的主巷联通着解放路与九一路，行人寥寥。

极目望去，两旁建筑大多翻新或重建，旧迹难寻。然而想到此地曾上演的悠悠往事，并未影响我的雅致。一条街巷穿越千年烟尘，改变本是必然，又何必执着？脚踏温润的青石板，默读石墙上遒劲的文字，心头仍被深深震撼。

偶遇三两闲坐的老人，便与他们聊起“一巷三尚书，转头便侍郎”的古谚。提起这话题，老人们眼里顿时泛起光彩，娓娓道来——这无疑是石埕巷的魂魄，也是巷史中最耀眼的篇章。

他们口中的“三尚书”，

指的是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这短短巷陌竟接连走出三位官至尚书级别的名臣：石应岳、蔡梦说（“说”通“悦”，读 yuè 音）与王命璿（“璿”读 xuán，故亦称“王命璇”）。石应岳，官至户部侍郎，是一位能臣，更是一位清官。他晚年辞官归隐此巷，从不彰显曾居庙堂之高，低调“为政于家，为德于乡”。为官数十载，谢世时家无余财，仅有大捆的图书。朝廷为其清德所感，特遣参议前来致祭，并追赠其为“户部尚书”。民间将他与海瑞并誉，流传“总宪（指海瑞）清似水，京兆（指石应岳）白如霜”之说，正是颂其廉洁如霜、风骨凛然。

蔡梦说，官至广东南韶道参政。他为官不趋炎附势，直言敢谏、惩治豪强，以清廉刚直著称。任内曾将办案文档及公务活动辑为《日省录》，成为监察史上一笔珍贵遗产。他主持修建安徽铜陵江堤，百姓感念，命名“蔡公堤”；巡按广东时，主筑潮州防洪石梁，当地民众立生祠纪念，将其与韩愈、陆贽同祀于韩山祠。《琼州府志》评他“洁以律身，严以绳吏，慈以近民”。尽管其最高实职为从三品，但其功绩与声

望在百姓心中早已与尚书同辉。

王命璿，官至刑部尚书。他为官清正，秉公执法，严惩贪墨，在“处理陕西茶马盐税、减免河北地方税赋、弹劾福建贪官采”时表现卓越，颇受赞誉。主政广东期间，为巩固海防殚精竭虑，令觊觎东南海疆的荷兰、葡萄牙殖民者忌惮。明亡后，他坚持抗清，气节忠烈。晚年避居龙岩万安圆光寺，临终前立下遗嘱：“死后不顶清朝天，不埋清朝土。”僧人们将其棺木以铁棍撑起，悬置于岩洞之中，以遂其志。

老人们质朴的言语，让我心中更加肃然起敬。所谓“三尚书”，在严谨史载中，实为石应岳（追赠）、王命璿（实任）两位尚书，与蔡梦说（声望卓著）的合誉。此外，尚有“一门三尚书”之说，指石应岳去世后，其子石维砺、长孙石蕴璞亦按制获赠“户部尚书”荣衔。而王命璿家族，则有叔祖王以通（万历八年进士，官至湖南按察使）及其长孙王思沂（明末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为抗清将领）共谱“一门三进士”的佳话。王命璿在漳州的府城曾立有“三世柱史坊”，以彰家族累世清望。至于“转

头便侍郎”，则指王命璿之父王尚贤被追赠“邢部右侍郎”，巷中还有另一位俊杰柯元伯，是崇祯四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汝辉道兵备副使（正四品），因其才华与仕途令人瞩目，“侍郎”之谓或是民间对其前程的寄望与美誉。

徘徊巷中，指尖抚过冰凉的砖墙，那些远去的身影在眼前浮现。昔日庭院深深、冠盖往来已如云烟，唯余雨打风吹后的寂静。然而，石应岳的刚直、蔡梦说的清廉、王命璿的气节等，早已融入这巷陌的每块青石板、每面老砖墙，在寻常炊烟里悄然延续。而传说细节是否字字确凿，于此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走出石埕巷，回首望去，它静默如初。这条巷子收纳了千百年风雨与传奇，却以沉默应答一切追问。“一巷三尚书，转头便侍郎”的过往，是它不朽的勋章。而辉煌与寂寥、鼎盛与衰微，本是历史碾过的寻常轨迹。唯有那根植于血脉的清廉风骨、忠烈气节与为民初心，在时光的剥蚀中，愈发熠熠生辉。

人间坚挺

■ 唐雪元（成都）

近日晚 11 时，难得的一个周六日，携妻儿在一烧烤店打牙祭。啃得正香，小口啜着冰啤正惬意时，邻桌的电话来电铃声打破了夜的宁静。

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子，西装革履，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个“袋鼠”手提包。街边摆放的烧烤桌上，豆腐皮、青笋、芋头类蔬菜居多，只是在一大堆翠绿之上放着四五串五花肉，另加两瓶“勇闯”啤酒。

电话显然是他妻子打来的，一开始男子和颜悦色，但紧接着眉头紧皱，继而额头上青筋暴突，几次张口欲言又止，满脸扭曲，用尽最后的耐心听完三五分钟通话后，男子猛地站起，一如暴风骤雨对着手机吼道：“钱！钱！钱！一天就知道问我要钱？我又不是印钞机，我到哪去搞钱？每月的房贷、车贷、电费、水费、煤气费、物业费、电话费、网费、孩子教育费、生活费、交通费，这费那费都是老子一个人挣！我又没有三头六臂，老子的苦，哪个体谅？总有一天，你把我逼死了，你就安

逸了，再去带女儿重新找一个有钱的老公去！”

吼完，男子狠狠地挂断了通话，啪的一声将手机狠狠地砸在烧烤桌上，桌子随之晃动，仿佛要散架一般。

同为中年，男子所吼之言，让我深悟成年人的世界，谁都不容易。又或许，谁都会经历人世间的“至暗时刻”。作家铁凝曾讲过一个真实故事：她的一个同学，儿子患白喉病死了，死时还不到四岁。丈夫也离开了她。她觉得日子再没有指望了，她想到了死。于是，她跑到一个靠海的城市，给父母写诀别信。这时，有一位老人拿着邮包走过来对她说：“姑娘，你的眼好，你帮我缝上这针。”眼前的老人满头白发，颤巍巍地捏着一枚小针。铁凝的同学在老人面前哭了。她突然不再想寻短见了。因为老人称她“姑娘”，她觉得生活还需要她。怀着如此心态，她开始了新的生活，继而找到了新的爱情。她说她终生感激那位老人，帮助她把即将断掉的生命续了起来。

知乎上有人问：人世间的至暗时刻，该怎样熬过去？

有一个高赞的回答是：别无他法，靠自己，咬着牙，熬过去。

听着有点心酸，但很真实。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能会在人生的某一时段陷入低谷期，站在岔路口，经历着深夜的崩溃，职业的摇摆，生活四处碰壁，痛苦得无边无际。成年人的崩溃，总是悄无声息，累了，委屈了，蜷在角落，默默流泪。但生活还得继续，有些事，必须自己扛。拼不了爹妈的我们，大都是那石头缝里的那株野草，拼尽全力，只为触碰一下星辰，而人生的拼图，只能自己完成。

我也曾“至暗”过，用二十多年的汗水泪水苦水打拼出一个职务，却不想卷入单位的权力争斗漩涡中，以致一撸到底。一时之间，各种兄弟、朋友的反水、背叛、中伤、落井下石、墙倒众人推的剧本一再上演，感觉就真的是“天黑了”。

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候，想起外婆曾对我们讲起的那个唐朝最后一位才子罗隐。说他满腹才华，然而二十年间考进士十试不第，历尽坎坷，

辛酸备尝，但始终没有放下他的桀骜向世俗屈服，他对现实的愤懑和讽刺，恰是其人性的高洁和良知的不昧。幸运的是，在他五十五岁那年得遇杭州刺史钱镠，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遇贵人官拜节度副使，得以施展才华。故事末，外婆意味深长地告诫我们：“天黑了，就是遇上挡不住的大难了，你就得认命。认命不是放弃，是咬着牙挺，挺到天亮。天亮了，就一切峰回路转了。”

想到这，我起身招呼烧烤店老板买单，顺带悄悄地把这位邻桌仁兄的一起买单。

离开时，我给这位仁兄递上了一支烟，点燃火，拍了拍他的肩膀，坚定地对他说了：坚持，挺住！

这两词说给他，也是说给仍在逆风翻盘的自己。因为，我坚信：人生也不必一片坦途，而比之更难的是对本色的坚持。如果理想不能如春花般肆意绽放，也不必以为生命便是斩断双翅的雄鹰，唯见鲜血淋漓，坚挺下去，命运定会给予意外的奖赏！

荆山天池，一块青铜正在熔化

■ 吴红英（安徽）

在模糊不清的半枚指纹里
我捡起碎裂的釉光
拼凑，旧时代的温度

云朵在湖水里追忆
此刻波纹举起青铜镜，照见
某个地质纪年脆弱的断层

所有结晶的蓝
都在证明
冰与火曾在此相拥相离

崖壁上，心跳撑开油纸伞
当远山披上半截黄昏时
所有的倒影突然收拢翅膀

游泳爱好者纵身跃进
亿万年折射的光斑
书写浪花中未寄出的情书

大风吹（外一首）

■ 张承斌（安徽）

试图甩开一切阻止和环抱
风风火火，在追逐的路上跃马扬鞭
那些心事重重的河流
那些苦不堪言的朽木
有谁，能劝得住，一颗躁动的心

生活若一味苟且，目标就会闲置在一旁
除了将日子裡的水分拧干
将荒芜的庭院多打扫几遍
剩下的时光，我们，就用来填补空虚

可是，当直面强劲的对手
许多不识趣的事物，总想着妙手回春
总想着稳住原来的模样，让世界成为忠实的奴仆，听命于自己

白天，其实和黑夜一样荒唐可笑
它习惯将事物的外形具象化
让我们看到它的血管，听到它的呼吸
甚至能嗅到它的体香

而一旦当大风甩着膀子离开后
那些我们日常熟透了的物事
就和我们隐蔽多年的内心一样
何其虚无

听夜雨

雨是夜的情人
它们常在油尽灯枯的时候约会
每逢此刻
我会竖起耳朵孤然偷听

它们的密语
它们的缠绵
它们如古音一般的耳鬓厮磨

也许，故事会在雨夜里发芽
然后长出铮铮绿叶，撑起
这孤苦无聊的人间

一树梨花
牢记了夜雨的嘱托
它伴着那个黯然的白面书生
从古典中走来
口诵佛号